

周克武 著

桃红李白

周—克—武—散—文—选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桃红李白

——周克武散文选

周克武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红李白：周克武散文选

周克武著.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8.6

ISBN 978-7-5360-5340-3

I. 桃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3707 号

责任编辑：欧阳蘅

封面设计：王 强 马小强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湘潭地调彩印厂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

字 数 12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序：乡恋·乡景·乡情 季水河/1

第一辑 乡村记忆

开镰/13

古井/17

回家/21

桃红李白/27

牛背上的童年/33

月是故乡明/38

家乡三吃/42

第二辑 故里凡人

杨剃头/51

童翻书/55
哑巴/59
四婶/63
阎老师/67
陈雷公/72
木匠父亲/76
母亲的叮嘱/80
母亲的守望/84

第三辑 山水寻芳

沱江散记/95
道吾山听蝉/100
周庄：水造的精灵/104
秋光里的精彩/108
我眼中的莱茵河/112

第四辑 心灵霁光

人到中年/121
享受寂静/125
梦回泥土/129
我说时尚/133
仰望鹊桥/136
风雪腊梅/140

人生况味/144

第五辑 读书心语

生命之根的温暖/153

——读谢宗玉

悟透生命的精灵/157

——读史铁生

精彩的另类表达/161

——读周晓枫

不似文章始为最/165

——读贾平凹

孤独地行走/169

——读张爱玲

热潮冷眼寄心声/173

——读方远

美是一种力量/176

——读刘剑桦

激情、女人和酒/180

——读邹联安

附 录：

绿叶对根的情意 冰静/187

——读周克武草根系列散文

没有传奇的传奇 南山竹子/196

——读周克武散文《开镰》

人间正追寻着美的足迹 吴云霞/200

——读周克武散文选《桃红李白》

后 记 / 213

乡恋·乡景·乡情

——周克武散文选《桃红李白》序

季水河

克武是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作家。十几年前初识克武时，他以独具个性的随笔杂感纵横于国内诸多重要报刊杂志。十几年后的今天，克武又转向了散文，以优美的散文穿梭于国内一些重要传播媒介，奉献给读者的更像屠格涅夫式的乡村美景。《桃红李白》就是一部以描绘乡村生活为主的代表性作品。

乡恋：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

童年，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，都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，都是每个人记忆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童年时期“所获得的，同所读的第一本书，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或

所看懂的第一部影片有关的最深的审美印象，会对人的审美趣味产生最有力的影响，以某种方式培养着人”。^①对于作家而言，童年的经历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，甚至成为他一生创作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、灵感源泉，成为他一生创作审美趣味、价值取向的情感基调。普希金的童年是幸福的，正是这幸福奠定了他优美抒情诗的情感基础；契诃夫的童年是不幸的，正是这不幸，“决定了他在日后创作中对下层小人物不幸生活的敏感与关注”；^②高尔基的童年是苦难的，正是这苦难，成为了他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等重要作品的基本题材。

克武的童年既没有普希金那样因贵族家庭的优裕生活所带来的幸福，又没有契诃夫那样因父亲的威严固执而带来的不幸，也没有高尔基那样因颠沛流离而带来的苦难，他的童年是甜蜜的：“夏夜，奶奶把在外纳凉的我抱上床，月亮也悄悄地从窗口跟进来轻抚着我的脸。它陪伴了多久，已经无法说清。但我至今记得奶奶一直坐在床沿，边给我打扇边哼童谣：月光光，夜光光，伴随我家乖乖郎……我迷迷糊糊入睡了，奶奶的歌声还在继续，像温婉的明月，落在我的枕上，我的梦里。”（《回家》）这甜蜜，伴他从童年迈向中年。他的童年是欢乐的：“上下屋场的姑娘嫂子……你一言，她一语，笑声、叫声、惊叹声，伴和着取水声、捣衣

①[苏]阿·布洛夫著：《美学：问题和争论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161页。

②聂珍钊主编：《外国文学史》（第二版）第三卷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204页。

声，将泥土上的疲惫打发得无影无踪。”（《古井》）这欢乐，随他从农村走进城市。他的童年是有趣的：“我双手当枕，仰躺在山坡上，嘴含一片绿叶，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……渐渐地，天边褪尽了最后一抹红晕。晚风从山坳上吹过来，满山的树叶迎风摇曳，窸窣作响，身上微微有了些凉意。我起身拍拍灰尘，倒骑上牛背，双手在它的两肋用劲一拍：‘走，回家啰——’随着一声吆喝，缀满碎石的羊肠小道上，嘎嗒嘎嗒的牛蹄声像一串清脆短促的鼓点，由近而远，敲碎了山野的静谧。”（《牛背上的童年》）这童趣，跟他从老屋来到新居。

在克武那里，童年的甜蜜、欢乐、有趣，是他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，是他创作题材的主要源泉，是他灵感产生的不竭动力；在读者那里，克武笔下的童年，是古老的神话，优美的童话，迷人的佳话，具有诱人的艺术魅力，不管他是满脸稚气的少年，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，不管他是睿智不惑的中年，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年，都会高高兴兴地读下去。

乡景：生动传神的风情画卷

克武的散文，似用线条色彩绘就的，他笔下的乡村美景，就是一幅幅生动传神的风情画，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。

克武的散文是风景画。他的风景画虽不如近代西洋风景画色彩鲜艳，层次分明，但却具有中国画的主要特点：气韵生动，意匠经营。所谓气韵生动，指克武的散文能状难写之

景于目前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。“早春的日子，濛濛细雨像筛糠似地下。”（《开镰》）“筛糠似地下”，把春雨写活了，写动了，它比古人诗句中的“细雨乱如麻”更形象生动。“桃花是与春天一起来到池塘边的。天空中忽地爆响一声惊雷，轰走了蜷缩在山村肌肤里的寒气，春的脚步便快得连眼光也追不上。一抬眼，我看见几只蜂儿在桃树的新枝嫩叶间飞来飞去，悠然自在；过了一会，它们又轻轻地落在枝头花蕾上，扑愣着翅膀，好像是在急不可待地向我透露一个惊喜。瞧！明天，这儿将是满树嫣红”。（《桃花盛开的日子》）这里写桃花是侧写，不在突出桃花本身的色、香、形，而在写出桃花盛开日子的美妙意境，与古人的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、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、“踏花归来马蹄香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谓意匠经营，指克武的散文在描写风景时，也像许多中国画一样，看似漫不经心，随兴而成，实则精心构思，拙中藏巧：或由时间而空间，或由空间而时间；或由近及远，或由远及近；或心随物而婉转，或物随心而呈现……自由而守法度，严谨而不呆板。

克武的散文是风俗画。他的风俗画虽未描绘什么令人惊异的奇风异俗和奇人怪事，但也平中有趣，常而有味。“每年秋收刚过，村里会举行隆重的掏井仪式。通常先是由一位年纪最长的老人在井边摆上供果，点燃香烛，三叩九拜祈求古井赐福降瑞。随之，在一阵鞭炮声中，大家便七手八脚将井水掏干，取出泥沙；末了再用布条把井沿擦得干干净净，

纤尘不染。”（《古井》）这里的“掏井仪式”，场面虽不宏大，但也古老、纯朴、神圣，有着图腾崇拜的意味，表现了家乡人崇井敬水的风俗民情。尤其是当古井成为废井、“掏井仪式”不再有的今天，克武的“掏井仪式”风俗画就尤为珍贵了。

克武的散文是人物画。他的人物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：一是所画对象均是生活在故乡土地上纯朴善良的底层民众，用今天时髦的话说，他所关注的是草根阶层，如天性乐观、爱说爱笑的“杨剃头”，勤学肯钻、助人为乐的“童翻书”，鲁班手艺、菩萨心肠的“木匠父亲”，心细手巧、勤劳善良的“母亲”，嗜酒贪杯、豪放耿直的“四婶”等。二是他描写人物笔墨极其节省，手法相当灵活。克武小时候就受到过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熏陶，曾听过父亲眉飞色舞地讲《水浒》， “杨剃头”绘声绘色地说《三国》，他将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创造性地运用到了散文写作中：抓住人物最主要、最突出的特点，往往只需寥寥几笔就将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。写“父亲”、“四婶”、“杨剃头”和“童翻书”，重点放在写他们的行为，通过行为展示其不同性格；写“母亲”，重点放在写她的语言，通过母亲的叮咛和嘱咐展示她伟大的母爱；写“陈雷公”，重点放在写他的声音，通过声音表现其独特个性。一句话，克武的人物画，在“写什么”上选材好，在“怎样写”上笔法巧。

乡情：心灵深处的赤子之爱

“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。”（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知音篇》）文学活动，不管是创作还是欣赏，其主要特点都是一个情字。克武深谙文学之道，深知情感对于文学之重要性。他的散文，充满了浓浓的乡情，在他的心灵深处，烙下了对故乡的赤子之爱。他爱故乡的山山水水，鲜花小草，老屋古井，叔伯父母。然而，由于克武为人低调，不喜张扬，他对故乡情爱的表达方式却是十分含蓄的。他的表达，没有郭沫若式的情绪燃烧，也不似郁达夫似的热情直泻，而更接近王统照的宛曲纤徐和叶绍钧的沉着平实。^③面对沉甸甸的稻穗和勤劳忙碌的“父亲”，作者有着无言的欣喜：“一担担带着泥土香味的谷子，伴随父亲吱吱呀呀晃动的扁担，渐渐堆满了老屋前面的晒谷坪。”（《开镰》）面对墙壁粉尘脱落，大门油漆斑剥的老屋，作者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“老屋真的‘老’了。落日衔山的时分，我站在村口远远望去，它像在酣睡，许是太累，睡得那样安详、静谧。”（《回家》）面对废弃老井，作者有着轻轻的惋惜：“古井像一个被遗弃的老妪，孤零零地蹲在小溪边……四周长满了杂草，水也变得浑浊不清，水面上还飘浮着一层深褐色的碎屑。唯有溪畔的垂柳在晚风中轻舞飞扬，像是在不知疲倦地诉说着古井边昨天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时光。”

（《古井》）面对挨肩贴脸，娇艳欲滴的桃花盛况，作者处

^③关于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王统照、叶绍钧作品的情感表达特点，可参见赵园著：《艰难的选择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40页。

于一种微醺之状：“满树桃红与岸边丝丝细柳一起，倒映在清澈如镜的池塘里，碧水、红花、绿柳，浑然一体；望一眼，亦幻亦真，别有洞天。”（《桃花盛开的日子》），面对肯学肯钻，业精心善的“童翻书”，作者怀有一种由衷的钦佩：“童翻书几乎成了活神仙。他那间卧室兼诊所的土砖房里，挂满了乡邻们送的镜框、锦旗……前些日子，我与村支书谈起童翻书那次接匾吹牛的事，支书笑笑说：‘狗日的童翻书，吹是吹，这村子里真还少不得他呢！’”（《童翻书》）面对泼辣豪爽，正直善良的“四婶”，作者有着深深的敬仰：“我望望眼前的四婶，慈眉善目，像尊活菩萨。”（《四婶》）

克武对浓浓故乡情意的表达，为何总是这样的含蓄蕴藉？除其为人低调，不喜张扬的性格外，也许还有另一层更深的的原因，那便是他对故乡爱得深沉。

克武的散文题材十分广泛，并非用“乡恋”、“乡景”、“乡情”可以囊括的。“故乡”之外，还有江南周庄、湘西沱江、浏阳道吾山、长沙岳麓山、欧洲莱茵河，更有那见解独到、感悟深刻的“读书心语”。读克武的散文，是一种情的浸染，美的享受，但也还有一种更高的企盼：在怀旧与向新的碰撞中实现更好的平衡，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中走向更高的和谐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。）

第一辑 乡村记忆

